LIBRARY
APR 1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L52
1730
v.4

笠翁文集卷之三目次

書

與王湯谷直指
與衞澹足直指
與張華平太史
與龔芝麓大宗伯
與陳學山少宰
與紀伯紫
與趙聲伯文學

復沈澤民太親翁
寄謝貢膠侯大中丞
寄謝劉耀薇大中丞
與太倉州守陳麓屏
與魏貞菴相國
與陳大司成
與張仲遴
與林安國三札
與張其山

與某公
與倪涵谷孝廉
與曹顧菴太史
與杜于皇
與杜子濂公祖
與陳藎仙
復俞貞菴
與梁石渠
柬同學

與沈亮臣
復王左車
與顧碩甫
荅友
荅周子
復朱建三
復胡彥遠
東滄園主人
與吳梅村太史

與寄友
復王阮亭司李
與方坦菴宮詹
柬叢木虛
與趙介山
復唐君宗
復高彥侶觀察
復王左車
粵游家報五函

四字帖辭武林諸親友之招
復尤展成先後五札
復余澹心五札
與王鼎中
復沈貫圖
荅楊鄂州樞部
復熊元獻
與鄭房季
與徐東來

與李仁熟
復程端伯
簡江我生
與陳瓠菴
答同席諸子
柬蔡豫公
訂友同赴廣陵
向鄰翁索菊
與陸誕先

東趙聲伯
與王綏亭大司馬
復陳學山少宰
復袁六完太常
與曹峩嵋中翰
與金長眞太守
與孫雪崖使君
與某郡伯
與施匪莪司城

與柯岸初掌科
又附片札
來書附錄
又與岸初掌科
與李雨商荊州太守
與張秀升郡司馬
與徐東來
與陳端伯侍郎
復徐東來

答顧赤方
與許于王直指
復徐靜菴學憲
與方紹村侍御
與王允大驛憲
與丁飛濤儀部
與何省齋太史
與徐霞發
與劉使君

復周東軒
與余儋心
與孫宇台
復朱其恭
與劉夢錫
與陳次升封翁
與韓子蘧
與梁冶湄明府
與于勝斯郡司馬

與顧梁汾典籍

與孫宇台毛稚黃二好友

復佟梅岑

上都門故人

復陳匋菴

與于勝斯公祖

與顧且菴侍御

寄丁泰巖方伯

再寄丁泰巖方伯

與張壺陽觀察
與徐肯夫二札
與古盤和尚

[illegible]齒

[illegible]一[illegible]斤

[illegible]祭

笠翁文集卷之三

湖上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仝訂
男　將華莊南

書

與王湯谷直指

昨方伯公曰傳德意謂明公好賢之切不減緇衣薦以鳥府森嚴未便揖客即日按臨東越詒漁拜麾於舟中此曠賢異格也漁何人斯亦獲蒙此方伯公又慮隨從諸員役不知漁爲應召而來也或擯斥不傳

吳梅村評
直而靈才
之羽儀翁
堅出之高

有妨德意乃為預餙司閽使識賤面以便將命此非
仰體明公吐握之誠何以周恤乃爾桑籍又當何似
漁於是日郎懷刺候節鉞於山陰道中乃前雁迎
發之際日方亭午及至駕抵西興則薄暮矣竊見兩
郡士民蜂屯蟻集皆拭目以瞻風采郎道府縣令諸
官亦且屏息道旁不敢擅投一揭漁偷於此時刻意
求榮罔顧忌諱鹵莽爲見於官吏士民之前不幾大
駭觀瞻而爲直指威嚴之累乎若欲遲遲以待候官
吏散去而始拜謁必須星明月上之時昏暮謁烏臺

其駭觀聽尤甚均非所以愛知己也是以懷刺而返不復求見寧受方命之罪不干越禮之嫌明公或有以諒之總之明公之欲委曲賜見者乃憐才好士之高風而鯫生之不敢孟浪求見者乃踰垣鑿坏之遺意兩說不妨並存俟明公旋旆之日修此贄典未爲遲也茲恐明公待漁不至不罪漁而罪將命之吏故特布此以聞

與衛澹足直指

武林白下兩獲追隨非係夙緣即由天幸不然何相

遇之頻也客歲浪遊不返未及候送台旌反拜種種什物之賜凭几據床即懷明德何日能忘蒙授某某二函至今猶存敝簏祇以俗冗牽制心欲去而足不前然明公薦賢之念則已盡矣豈必身受隆惠始德曹丘哉謹什襲藏之俟他日面徼漁別後復遊湖上得受知于王湯谷先生非有半面之緣一函之紹祇以雕蟲末刻流濆見聞謬厠神交之列遂蒙特達之知每見當途貴游輙道李生不去口然漁亦頗知自愛執經問字而外未嘗以一字仰干故年來知遇雖

多食貧窮如故也此等遇合得非愛我者所樂聞乎
近閱邸抄知明公特膺　簡命來按并州喜而不寐
者數夕焉以他人處此未免以德星遐照輒蒙邀福
之心而漁則未敢有此何也向辱明公式閭數四推
食再三江寧之人無不竊見今聞授綈袍而去者復
乘驄馬而來同社諸君誰不爲漁作送窮文者雖漁
謹飭有素最惡招搖杜門掃軌不與外事其如他人
之不信何猶涉瓜李之嫌即妨神明之譽非所以報
知己也是以于聞報之日即萌遯避之思乘鷁斧柔

湯谷評此事更不可少笠翁所爲大率類此

人之先攜妻挈女遠別金陵仍作西湖之寓客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知幾守分之事也請以故人先之茲以湯谷先生還　朝之便敬附一函稍申燕賀他無所懇臨蒞方新政繁事劇願爲蒼生愛護以副頌禱不宣

與張華平太史

明公屈太史之尊訪布衣之賤且在初出棘闈一客未揖之時使道路驚傳漁以他事入城未及倒屣躧歸聆張璽涯先生傳述明公憐恤至意眞不啻口漁

黃無傲評
筆有餘悲
如聽陽關
三疊

聞之唏吁歎息幾于泣下數行縱獲登龍即蒙殊眷使得常侍左右其爲噓植匡扶又當何似必不使迂拙書生落魄遂至此耳所恨識韓最晩判袂甚速滿口衷言無由一吐唯有神馳心告而已嗟乎李子數奇遇知己于臨别之際猶之王嬙命薄識明君于遣嫁之時白面紅顔千古一轍興言及此感慨何如

與龔芝麓大宗伯

上臘走使燕京借新刻以候新祉人歸展讀報章兼拜瓊瑤之賜虛往實歸不獨文字之受益爲然矣更

可喜者。闤闠市隱園。預爲太傅鏖楨之所與。予小子衡門咫尺。使得曳杖追隨。甚盛事也。而漁之所幸不獨在廡下傭舂。可時受皐伯通照拂。且以生平錮疾注在烟霞竹石間。嘗語人曰。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經綸。則綽有餘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齎志以沒。俾造物虛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爲閒情偶寄一書。託之空言。稍舒蓄積。茲聞裴公將闢綠野。去隱人邁軸不數武。而遙公輸在旁。徒使袖手而嘅匠作。大非人情。剏出知人

庚戌評
入芥子園[illegible]所未[illegible]偶荷一時[illegible]所未[illegible]發更不知作何等奇觀讀此辨入心目。

善任之主人翁乎。是向託空言者。今可見之實事。天生一人。必備一人之用。詎知六十餘年到處不遇之老叟。竟爲龔芝麓先生一人而設乎。是可幸也。絕句四首。情見乎詞。寄上我公。案有不發于中一笑者。更有近體一律。賦志遠懷。詞雖不工。然眞切。于或蒙見許。通終年托鉢。所遇皆窮。惟西秦一游。差強人意。入關之外。此則皆往吸淸風。歸飡明月而已。乃今食指如蠶。耗孔類鼠。來聲指觸。去勢注洋。向因少不宜男。致使齊人有妻。兢意老偏多嗣。翻令伯道憎見。

兒牧犢而無妻自憐其為父矣女賣犬而始嫁嫫顏獨在親乎日來東奔西馳絕無善狀不得已而思及天上故人然所望于故人者絕不在綈袍二字以韻野共推第一文行合擅無雙之合肥先生欲手援一士俾免飢寒不過吐雞舌香數口向人說項便足了其生平況此手援之一士又為人所欲見不甚棄之如遺者哉昨歲人歸發都門諸回札自老先生而鄰不下數十函均有懇求尤山阻人來蔽之意是鄰笠翁也者習久則生厭而不見即可思之人也今擬由

楚人昔自晉徂燕一覩芝眉并謁金臺諸公好所時爲登高之呼者則在老先生一人還于都門必不久留多則二月習久復生厭矣頃斯未至先施其柬啓安旣篤即將其去皆所望于北道主人者也

與陳學山少宰

客臘倅歸拜聆論教再捧陽春白雪之篇把金盞璐觥之賜且飲且讀頓使深仁厚澤沁入肝脾唐人詩云及至登樞要何曾問布衣由此觀之是世情反薄于昔古道獨厚于今此國運世風之大慶非獨一人

私幸而已也。改歲後來詢嗚嚶。然而不續愈著台望曰隆。則悉于南來諸縉紳之口。不失好音。當接踵而至。黑頭宰相之號。但恐提鼻不免耳。前驅小力入都。凡屬素交。悉投以札。歸時亦各有報章。詞采絢爛者有之。情意懇切者亦有之。求其一字不膚。言言沁骨。寒暄過情。而仍存本來面目于一綫。使受之者愧而不以爲歎。則惟有台翰一函而已。前幅云。計邇來當別開詞峽。驅使五丁。必不以楚紫山川。供人陟覽。此爲未睹新刻而言。來幅云。境闢而愈奇。事纖而悉雅。

余忍不下[illegible]深寄一書者均有此心但示之或曲示人無懸者其惟少幸也

較之鏤空繪影更進一籌但惜寶不自珍輿林廣布不得使某私爲論衡此爲旣睹鬪情偶寄而言憶李子一生著書千卷苟非妒婦之口無不嗜以爲痂有能以數語括其生平使前後災梨之書不能遁形于數十字之外如陳學山先生者乎一人知己死可無憾漁朝聞是言夕死可矣昔人有言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漁今獲遇知己請以胸中塊壘稍傾百一不敢以他事求伸但望于人前說項時謂天生笠翁不應使其困阨至此各爲歎息數聲卽我揚眉吐

氣之日也他何敢望于一人哉。漁自解冤梨棗以來。謬以作者自許。鴻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詩歌詞曲以及稗官野史。則實有微長。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爲我一新。使數十年來無一湖上笠翁。不知爲世人減幾許談鋒。增多少瞌睡。以談笑功臣。編摩志士。而使飢不得食。寒無可衣。是笠翁之才可憫也。一藝即可成名。農圃負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顯。見重于當世賢豪。遂致免于貧賤者。實繁有徒。未遑僕數。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奕擅獻

蹴踘說書等技遨遊縉紳之門而王公大人無不接見恐後者漁之識字知書操觚染翰且不具論即以雕蟲小技目之閒情偶寄一書略徵其槩不特工巧猶人且能自我作古乃今百技百窮家無擔石猶向一技自鳴者貸米而炊質錢以使是笠翁之技可憫也夫有才有技而不能見知于人反爲當世所擯者古今來間亦有之以其爲人叵測胸伏甲兵不則見事風生工于影射不則據隴盻蜀誅求無已是皆自絕絕人之道雖有可用誰其即之漁則未嘗有此自

乳髮未燥即遊大人之門今且老矣滿朝朱紫半是垂髫顧盼之人其中亦有仕吳仕越往來一二十年知其頗能自愛者試問下交笠翁之人曾受三者之累否以可親可近而無可厭倦之人飢死牖下我不乞憐于人而人亦卒無憐之者是笠翁之可憫又不止才技兩端而已也嗟乎笠翁但不死耳如其既死必有憐才歎息之人以生不同時爲恨者此等知巳吾能必之于他年求之此日正不易得昨見惠我之書有努力加飡爲才自愛二語不覺感恩流涕故不

避疎狂放言至此此書作于漢陽近蒙太原郡守用計百折東來邀擬即自楚之晉計距燕都不遠復擬揚鞭北上一候近祉兼與一切舊交再謀一面然所恃爲北道主人者則于老先生首屈一指幸預籌善策以待之

與紀伯紫

客冬小伻自燕歸拜領翰教溫言滿紙寒威爲之大歇挾纊不足喻也再讀芝翁大札詞意繾綣忘分之誼躍出紙背非繆公之側有人片刺且不望答何有

于此感頌感頌書來後又經數歲闔門福履知倍常
常弟邇來食指愈繁生計愈促俗以三月賣新絲五
月糶新穀爲剜肉醫瘡之喻自我視之殊覺不倫絲
縱未成猶在手穀雖未熟有不在畝移彼救此止
爭早晏何窮之有若我輩朝朝賣絲時時糶穀而訊
其絲穀所出則均在無何有之鄉此誠心頭肉也偶
一簡來則此肉爲之稍補如其不至則糜爛之地日
甚一日心與俱腐何血肉之足問哉伯紫近居輦轂
下游資者多又爲近水樓臺鄰朱必赤然前此數年

亦嘗備歷此苦。今發是函。未有不頷李生之言以爲
得貧中三昧者。今歲托鉢于楚。凡數閲月。爲佽驅而
來者。復爲佽驅而去。行將有事于太原。以太原主人
周計百係弟實貫。文章知已。非寄耳目于人者。其致
弟一書。文與情俱堪不朽。附錄一通寄覽。以文章徵
遇合。或不致困頓如前也。芝翁橋梓各有俚句奉懷。
錄于捐制酒罌箋上。乞分致之。箋乘之制。月來愈繁。
以饋友攜帶爲艱。不敢多附。每種一幅。乞傳示諸公。
以博囅然一笑。弟入都門。則將載此爲贄。凡我素交

皆不妨預製佳篇以俟擢洒前懇一家言序芝翁欲得全本一觀然後屬草以弟種種著作皆經寓目惟詩文未經多睹耳茲因他作前後付梓惟近體詩及絕句尚未災木先錄二冊寄上乞賓主二人細細校閱可刪者刪之不則賜以佳評藉光不朽文亦錄數紙呈上笠翁醜態盡于此矣塞元晏之門而使不果賤諱者其是物乎慨然與否盡在作者弟則不敢再措一詞矣

與遒聲伯文學

弟之移家秣陵也。祇因抽刻作祟。翻板者多。故違安士重遷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圖。不意新刻甫出。吳門貪賈。即萌覬覦之心。幸弟風聞最早。力懇蘇松道孫公出示禁止。始寢其謀。乃吳門之議纔息。而家報倏至。謂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書出貿矣。弟以他事滯金閶。不獲親往問罪。祇命小婿謁當事求正厥辜。雖蒙稍懲貪惡。現在追板。尚未知後局何如。噫。蠅頭之利幾何。而此輩趨之若鶩。似此東蕩西除。南征北討。何年是寢戈宴甲時。弟方噬臍無及。而台翁尚

作臨淵之羨耶開入秋以來舉家善病回生之力全藉刀圭先此鳴謝尚容歸時泥首

復沈澤民太親翁

錦諭下頒適有他客在座未遑裁復客去之後又值豚兒病劇隋下紛來應酬不寧及今始能握管負罪負罪台諭諄諄總以令孫學業爲念祖孫之關痛癢較父子更切而今而後不復以無父失教爲憂矣歷三親翁時曾以擇師會文爲囑親翁所云亦如尊旨某某之外皆不[illegible]可嚴慎可知一有定期當不惜

以麈尾須其後顧夫病魔近雖稍却然為禪伯道之子恐難必其無後慮耳佳選種適符所好悉知台教種之所慮者子之花不屑媚小人之目但得青錢貼水翠蓋搖風點綴幽堂足矣不敢望其盡花也

寄謝貴膠侯大中丞

晚漁一介庸儒寡才鮮識自分老死牖下不望見知于當代名公卿矣詎意明公謬耳虛聲不緣介紹特授弓旌于數千里之外使得應聘入秦館諸別宮謬稱上客又復徧諭屬僚交相拂拭飢則齊推寒則並

解食五侯之鯖而衣千狐之腋者凡四閱月漁何人而獲蒙此異數哉亦大幸矣拜別逾時未陳謝悃總以朝東夕西身無定在茲幸稅駕甘泉始克尋鴻覓鯉一致感私近過西來之日備言近履亨嘉與時並懋新公相得甚歡督撫同心此地方之福三秦黎庶可比戶而封矣 漁止臯蘭兩月隨走甘山地主情慇不忍遽爾言別非夏杪秋初不能旋轡歸轄直走涇陽不復迂道秦中以淵想居甑遣奴子叩頭而已先此告罪不盡

寄謝劉耀薇大中丞

拜別西馳沿途攬勝覺十五國員幅之大未有過于三秦而三秦畛域之寬又未有過于明公所轄之境者仁風布煥塞草回青絃誦揚徽胡笳止奏不意邊境之寧貼遂至此也而今而後始知明公恩威之所暨矣漁自抵甘泉爲大將軍揖客肆刪飆之迂談聳瞽瘂之偏聽主人不以爲狂客亦自忘其謬投轄情殷未忍遽爾言別鞭稍東指再詣化疆知在金風告勁以前赤帝斂威之候茲託鄭筒之便一候起居家

報鄄人都門再倩都人轉寄誠極便事但非鄭重以尊嚴之命恐致浮沉他書可失家信不可失也

與太倉州守陳麓屏

判袂以來倏爾七更寒燠金玉之愛無頃不掛肺肝陽城雖遠亦在六合以內其不剪莿戴之思者以老道翁氣誼如雲貧交遠至豈能恝然安邑豬肝非愛人以德者所宜食也近得喬遷之耗雖慶德星伊邇亦不敢遽造化封何也三吳孔道蹝轍頻多無數舊交悉以弟爲瞻視弟不能仰體故人且爲作俑于心

安乎。昨遇張無競掌科于吳門。詢老道翁每一把晤。必訊弟起居。且述交情不去口。以跡求之。是老道翁念弟不忘。而弟反置故人于度外矣。是用薇走一伻。仰賀新吉。附以拙刻種種。希賜郢斤。老道翁立德立功。爲吾鄉第一流人。弟雖不敏。亦竊附立言之義。雖云三不朽之相去。初不甚遠。然以世俗之見論之。則一在九天。一在重淵。不可同年而語矣。

與魏貞菴相國

剞劂氏劉某。江南名手也。從事敝齋有年。拙刻如林。

多出其手茲來燕都售技公卿大夫鮮有識之者敦恃愛進之閣下乞撿大集一二種試之如果與尋常則堅收之左右以聽指使亦藥籠必需之溲渤也大約都門坐理盡爲捷足者所踞而技之工拙不與焉此工手有徵長而足不甚捷故事事落人後耳

復陳大司成

徵詩文啓勉遵來命敬增數語兼易六七字然皆裳擬西子之面着糞如來之頂無益本來徒自增其罪過惟聽材擇可耳以漁覼之即使補綴有當終不若

仍舊貫之爲一氣呵成非飽精鑿歸將復駢驊騮并此云謝

與張仲遐

蒙索家報轉倩黄友以黄友先足下而行也深荷分憂至誼但見此兒作事常有有始無卒者毀洪喬何人而敢以萬金託乎寧遲之以俟榮發擔遲不擔錯一語雖是里俗常談然非折肱之醫不能道也

與林安國三札

敝寓屋小面西別後即逢虐暑日坐火山湯海中白

主人以及臧獲總無一人不善病者以是未及過從且疎音候茲喜立秋屆期自此以往或可日焉數過以補從前未還貴東翁七夕之約不敢辭亦不敢許以必赴乞以暑退之疾徐卜人來之果否不似天河對岸之人至期必度不以風雨晦明為間也預託西賓代陳此意

之二　謝賜席

若非餚核見遺幾不知今夕何夕山中無曆我輩之常不意來都門煩燥之地亦復如是貴東翁議招老

道翁議餽均是曲體人情然遂之爲患止及一身富中多人未免枵腹以俟不若餽之爲福溥也請博一笑

之三

前者避暑之招極欲趨赴但因中暑抱病方幸小愈若更往返驕陽之下是避暑而得暑也微與身命有關故方長者之命未審貴東翁能見諒否日來稍刈愁煩以得家報知生一子非以得子爲幸以不生女爲至幸也多男多累古嘗言之若生女子垂髫之年

身後之累當有什伯于此者

與張其山

盛暑灼人易致河魚之疾非刻刻慎飡不可然伏天稍洩秋後無虞仁兄此恙可謂損益相半者也人參偶乏儀乞諸鄰川黃連儘多不妨取之如寄大率苦人能藏苦物稍近甘甜者則過而不留想亦物從其類故耳

與某公

此劇上半已完可先付之優孟自今日始又為下塲

藏板

頭矣月杪必趕竣後即行觀場盛舉恐不能與演西廂琵琶不必實甫則誠在座譬之杜康造酒未必自諳酒味孰清孰濁某聖某賢反不若劉伶阮籍輩之能咀而善辨也且慮周郎滿座十目相觀各有所歸不若匿形藏拙之爲愈耳

與倪涵谷孝廉 借澡盆

日來西客畢至騾貴如麟昨晚始到數騎增價僱就廿三日果于行矣弟入都半載塵垢滿身未經一浴無其具也北人都不辦此且謂多浴耗神不審此地

諸公得此養生妙訣果能與彭籛比算否老年翁以南人居北必能辟此迂風如有其具幸爲一假磁盆寓中儘有但恐浴至好處忽然兎解喫驚致病則耗神之說驗矣將爲北地諸公所笑故必求其木者

復曹顧菴太史

客中賤客前此未聞老先生破例行之亦是一篇開創文字鄙之非止不恭且失作者命意所在拜之可也尺牘新稿立候見頒稍緩則不及候君侯郵筒緘寄必落洪喬之手司遞者不得藉光反爲波臣所有

則奈何

與杜于皇

來牘九首揣選已登其八惟復何[illegible]一劉過子抹倒騎人未免犯忌故逸之第不餘[illegible]作或有厭倦之心獨于于皇不然益爲藏巧其[illegible]也新刻巧鬪圓一題附敢爲人藏巧而巧不自藏于皇得此文將發難端矣先爲道破或能免此

與杜子濂公祖

一詞三律妙絕古今明知爽光之璧必不可致而故

作捧心之舉者恐虛倡始之心也先次滿江紅一闋呈政餘俟與席諸賢同聲相和亦附驥尾萬一諸公盡爲陽春擱筆（漁）亦藉口藏拙不敢復作東家顰矣

答陳蕋僊

楮尾一言用誌秉彝之好于高賢何補辱謝殊增顏甲當今津要鸞函猶不足恃況出披蓑戴笠者乎風箏誤行笥僞之無以應命此曲浪播人間幾二十載其刻本無地無之台翁索此爲贅豈欲售白豕于河東耶

復俞貞菴

集以序傳者三都而後不再見近世弁語悉藉書籍以傳拙筆之序名稿尚恐書留千載序僅一時譬之如來金身千古不壞佛頭塵穢風過即消求附不朽而不可得敢如來諭所稱不虞之譽徒滋厚媿

與梁石巢

茶味絕佳而台諭顯之以為最劣或止觀色相而未咀嚼其味邪豈不聞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令仍送少許可覓佳泉試之有不兩腋風生者請罰曹丘生

以金谷酒數

又

未試而見其劣已試亦不覺其佳是此物真足下始終無緣其不幸若此雖然足下酒人也第知酒味而已矣想陸羽茶經未嘗寓目何怪乎蒼素不分弟非左袒賈人而敢于唐突卿已因見茗奴抱屈不得不爲白之設有謂蘭陵美酒其價不值半文者足下能三緘其口不爲一作不平鳴乎

柬同學

吾兄自茗川歸以管城遺芝老而以其餘及弟可謂能均其惠矣但我兩人合而試之不無精麤美惡之別仰揣尊意非有厚薄于其間不過爲芝老工書故擇其尤者以贈弟僅塗鴉而已即有好者將安用之獨不思古語云能書不擇筆芝老能書儘可不擇如弟者正當擇筆而授之人也謹作相如奉歸趙璧

與沈亮臣

自來說貧者盈篇纍牘總不出飢寒二字余謂貧士之苦有十倍飢寒者逋累是也忍十日之飢寒不足

緩追呼于片刻倘以緩十日追呼者而自療飢寒非
但弗死即以之鼓腹擊壤而有餘矣堯天舜日之下
安得復有貧士哉聞足下日來亦苦于此故以同病
之呻吟告總不知藥我輩者爲何人也

復王左車

營債之不宜借猶烏喙之不可救飢針氊之不可禦
寒弟嘗以此戒人不謂今日自蹈其轍始知身未極
貧而勸人以忍飢耐寒勿稱貸者皆隔靴之搔隔膜
之覦徒足益人痛癢然不借營債究竟不知借債之

苦正須略嘗其味客歲以播遷之故貸武人一二百金追呼之虐過羅刹百倍日來已償其半可謂一半是人一半是鬼此番出遊只求償盡孽逋免登鬼籙無他願也來翰云彼以我為避債去孰知正為償債去乎

與顧碩甫

硯無美惡發墨者佳所貴乎端溪者以其能發墨也若徒有端溪之名而無發墨之實是西子而石女矣安而寺人矣名號雖美將安用之弟筆耕為業擬購

佳硯代南畝須得石田而不可耕是眞石田矣願兄緩頰令此君易以佳者果能發墨卽不端溪亦可償之低昂自可弟論弟雖無白鏹猶有靑編持書易硯猶之抱布貿絲卽令發來當出藏烟以試

答友

此公之重足下十倍于弟奈何足下往謁而索鄙言爲介乎卽云往繫神交未經謀面盡以尊刻先之開卷自能倒屣從來眞正知己皆從特達中來未聞子期之遇伯牙管仲之交鮑叔而有人介紹乎其間也

弟非吝此入行慮其以輕弟者輕足下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答周子

弟雖貧甚賤甚。然枉尺直尋之事。斷不敢爲。與其曳長裾于今日。何必踰垣鑿坏于當年。且使居者先謁行者。是淵明令彭澤時事。非開三徑種五柳時事也。且此公之欲見貧士。豈以其能折節事貴人乎。有緣無緣。聽之而已。

復朱建三

閒茶佳絕自用贈人無所不可弟欲貰彼數斤俟歸來償值但恐主人籌事大熟不肯以兩腋清風易我滿船明月則奈何求緩頰之

復胡彥遠

逅子雲之亭而不一問字鹿鹿阮途俗可知已二拙刻如命送上但須有以教我且直示之勿僅作皮裏春秋令弟于褒中索瘢可也

東滄園主人

夜來耳熱得并二三惡少又與麗人交訕我乎弟之

見怒于惡少以前所撰紕劇其間刻畫花面情形酷肖此輩後來盡遭慘戮故生狐鬼之悲是已麗人與弟則無德無怨奈何不察本末亦復從而和之豈怪弟種種雜劇不一借重芳名故預發嬌嗔爲將來刻畫地乎果爾當俟復有所撰不惜鉛華二筆畢以贈之既以寶劍授烈士即當以紅粉贈佳人是弟自留缺陷無怪女媧氏之切切求補也但有可商者李亞仙既塡花面則今日之爲鄭元和者亦不得不屈在淨丑之間是當預告足下勿罪弟之唐突可耳戲作

打油數篇乞代呈粧次以博傾城一笑

與吳梅村太史

攬勝名園身去魂留者纍日老先生以方壺蓬島縮置几案前日與仙眷遨遊與拔宅飛昇者何異無怪乎繫戀東山置海內蒼生于不顧也過擾芳鮮迄今猶芬齒頰歸裝已束刻日解維所求元晏卯已脫稿拜惠正在此時至于尺牘新篇尤望傾庋倒篋老先生詩文大刻業已竟塞宇內人所欲讀未能者僅有此耳漁不敏敢乞靈媧皇爲世人補此缺陷

與客友

昨尊作至舍借考硯箕籠諸物爲公郎應試吉期娟聾希冀分榮故樂得而與然第獨吝之何也童子觀場如駒之試蹄雞之演翮必俟蹄堅毛足始可令其出廐離巢倮無墜蹶之患蓋幼稚不同于大人全要養其銳氣于將鎮鄉一試輒利斯無往不利矣駒雞試力稍有墜蹶則自此以往反以墜蹶爲常凌空致遠爲幸矣第觀公郎英敏不凡的是凌空致遠之器然而察毛辨趾猶恐未堅未足需之一二年則未

可量矣不飛不鳴正在此時請以弟今日之言爲冲天驚人之券

復王阮亭司李

漁之希冀名篇始于乍耳雷鳴之日向以南轅北轍靣好無期久矣虛此良願不謂今日識荊州果封萬戶侯也尊稿四冊俱領到容以薇露盥手而讀之然開緘纔覽數行便益人神智幾許矣

與方坦菴宮詹

傳命曹侯大賢長者之事漁何人斯而竊附從者亦

分鼎肉之惠邪卻則不恭惟有飽德而已今日乘當
事丈量公出趨歸一覷病兒不出數日復懷奇字叩
元亭矣所懇法書幸先時付馬勿俟續請者至

柬叢木虛

旅人孤寂樂得知已過談諸兄既肯惠臨何却之有
諺云添客不殺雞況又無雞可殺不過盆飯蔬盎而
已但乞于午刻偕來愈早愈便高談揮麈且爲片刻
晉人弟昏黃即赴顯者之招恐不知麈尾爲何物矣

與趙介山

太守已經面別廿四日果于行矣姑蘇幸爲急售今日之價可謂極賤自此以往不復有此賤物幸語諸公得尺王之尺得寸王之寸也

復唐若宗

日來困于酒食聞腥即嘔至飲量不勝蕉葉久爲西園竹林諸賢所鄙又海内所共聞者先生官類廣文戶堪羅雀萬勿以有數俸錢付之虛擲園蔬二簋醇醪一升足資半日清談爲樂將矣若則不妨多設虛全之數不足限也

復高彥侶觀察、

名既不足重詩又不能佳所恃以免咎者或藉筆墨之工稍掩文字之拙乃塗鴉又復如是、躬而三惡備焉此亦縷筆太佳稍犯寡忌故有此厄非盡頭筆者之罪也一嘆

復王左車

往時乘輿較徒步爲逸昨獨反之以有快友談心故舉足即至且不覺其寒歸來獨坐肩輿更冒疾風天之寒也抵之遠也皆較去時加倍始信安步當車與

對良友如坐春風中均非欺人語也小艇今晨始至初怪舟子爽約及見苦雨忽晴牛肩行李可免拖泥帶水之厄功罪似可相準無勞使者過督弟一生酸狀與醋相宜故有乞隣之舉乃蒙慨賜而又伴之以齏是欲變醯雞爲花下之蜂殆鑪錘我耶至引首雪圖之贈又使人坐多寶船矣不勝其謝

粵游家報之一

離家後記起一事寓東一帶牆垣單薄之甚此穿窬捷徑也又兼奴輩善睡欲其爲司夜之犬難矣爲今

之計欲盡立木栅則數間之屋非十餘金之費不能。米鹽莫支何從辦此。不若以生平所著之書之印板。連架移入其地使之貼牆。可抵一層夾壁。賊遇此物。自當不遣之。若澆以書籍架囊等物。皆致貧之具。出門求財者以不見為祥。且蓄此之家。其無厚積可知。與藏布帛菽粟者反也。見信即移。勿俟來日。

之二

正擬開帆而石尤即至。阻江干者兩晝一夜。想聞之矣。見女子皆極善怨尤。又每以事前所遇為得失之

兆汝等得無致憾彼蒼謂阻舟之風去擊薦福之雷不遠乎予亦以此卜之反云最吉順始者逆終進銳者退速此理與數之斷斷不易者一事有一事之始終一行有一行之進退此番出門之日至他日返棹進門之日即是一本傳奇之首尾開場淹蹇者收場自然利達爾等怨天尤人直是作零齣戲看未嘗計及全本耳試問上場歡笑而能不愁苦收場者戲中有幾人哉兩晝一夜之逆風蓋欲先難我也汝輩試留此爲他日還家之左驗

之三

虔州之米賤于吾浙之糠。即今移居[illegible]廉于浙。而此間喫飯猶儉于金陵之[illegible]豕魚一不賤。況地主爭迎自爨之[illegible]客子。俺欲死。家人飢欲死。何甘與昔之大不均可[illegible]

之四

客中買婢是吾之常。汝等慮我岑寂。業已屬之于初。必不負之于後。已得備員者一人矣。姿貌技能一無足錄。獨取其舌本易掉。進門不數日。即解作吳音。未

置莊嶽之間先去楚咻之習逆卿他日進門與衆齊
人習處南蠻鴂舌之惡吾卿免夫更有異者粵多瘴
惡士人以食檳榔辟之四方客至皆因其俗予爲未
嘗沾脣過嶺之初先有詩一聯云踏碎嶺雲身未倦
衝開烟瘴病蠲除已置檳榔于不問矣到此逾時未
生疾病始知瘴不我侵亦猶鬼避不信邪人虎不食
不畏己者人生在世何可以一事自餒其氣哉此鄉
人門即戒僕輩不食食初以爲苦後即安之未幾則
見食者而笑今則自食而嘔直異途視之矣可見移

風變俗大是易事只在所見之確與所行之勇吾家凡有婦人不能斷葱韭男子不可斯須去烟者皆其檳榔之流亞也當以此說正告之

之五

江行迅速又連遇鄭公風巳于朔日到鳩茲因輪榷錢稍停一二宿不出日之四五决抵家矣明知歸期不遠而前信中过其說者慮爾輩望人急切殊難爲情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此等闇情皆爲早訂歸期悞之也即今不出四五之說亦是我自爲政未嘗

慮及于天不見出門之兩晝一夜乎勿盼來人但占風信可耳

四字帖辭武林諸親友之招

去杭日久形遠蹟疎此來正爲徧候新禧重溫舊好但可于登堂晉謁之際一覿芝顏命駕式廬之時再聆麈誨至于折柬相招開筵賜飲則無論尊卑同儕一槩不能趨命其故有四請歷陳之此地名賢多居城內之西北而荒郡則在極南欲赴寵招其患在遠一也此來適値仲冬晝促夜長除去櫛沐飲膳爲時

無幾在返一度計妨半日之工欲赴寵招其患在遠一也此來爲謁當事而諸公刑清政簡無患可叨旅囊蕭然不能日備肩輿之費欲赴寵招其患又在鮮三也生平與麴蘗無緣賤量不勝蕉葉此親友所共知者爲飲一杯半杯之酒而行十里二十里之遙歸來復有夜禁非止得不勝失亦且憂不償歡則是欲赴寵招其患又在于險四也坐此遠煩鮮險之四患恐來簡嬾散之多譏是用預布拙忱統辭榮召惟先生長者鑒而宥之幸甚

復尤展成先後五札

水哉亭詩如命和上東村捧心自矜爲美但不可令西家見耳使乎猝至坐而待焉弟無子建之才之美而有其捷方之七步未甚晚也

之二

曲不成曲席不成席而使佳客一夜無眠欠伸萬狀是不得杯酒之嫩反受聲音之厄矣茲辱佳篇諛詞滿紙繇細細體認又非皮裏春秋豈周郎顧曲亦有誤耶不則以巾幗恕之耳曷敢當曷敢當剸使效顰

即假手呈政疾行無善步幸以恕疵者恕之

之三

惠教鈞天妙劇讀之氣索小巫真詞壇傑出之作弟閱時賢劇稿不下百餘部未曾見一元人今始遇之馬東籬高則誠諸君居然猶在人間世也君才十倍曹丕奈何問道于盲然既委校讐不敢以不敏二字塞責即當句櫛字比瑜中索瑕以報台命但願先生之校拙稿亦猶弟之不避斧鑕庶爲相與有成耳望之囑之

之四

若輩聲容原無足取昨又以炎威灼人神氣消阻遂使無鹽劣狀和盤托出不似前番之有拙可藏先生聲價仙樂令忽睹此不知如何作惡其含飯不噴者特以主人在座耳乃反錫以瑶篇作過情之譽豈見諸公爾爾亦復未能免俗耶讀之使聽無不泚顏較夜來之揮汗如雨似覺更甚

之五

歷觀大作皆超最上一乘弟則巴人下里是其本色

非止調不能高。即使能高。亦憂寡和。所謂貧[illegible][illegible]用
繪牡丹也。昨止奉新刻。而不及陳言者。以[illegible]論之道
近始窺見一班。從前皆屬夢囈。近作猶恐貽嘲。況為
足下兩蒙手筆乎。既蒙力索。勢不容已。只得即盤托
出。然知讀未終篇。即當自悔其為馮婦耳。

與余澹心五札

偶過即出。雖忝不俟咄嗟而辦。何丈人飯客之易耶。
謝謝。昨所語賤恙。既為過來人。復有驗過之藥。何不
急以療我。或引醫者至寓。或弟往就之。悉望指南。來

示姓名不識壺懸何地耳。

之二

炎威愈酷䆐𧝐為難艮晤似不可頻矣拙稿已賜斧斤者乞發來授梓聲伯詩至今未作大約勇于拈毫者惟澹心展成及弟三人而已餘皆行乎其所當行者也

之三

新刻又成一冊已送案頭恐亥豕較前更繁再為痛校一遍落葉雖多果遇颶風一陣必使樹抄皆空不

致愈歸愈有也新歌潤筆敬聞命矣止具折簡而不定時日者欲俟評序到手藉此爲有挾之求耳

之四

昨飲趙署夜分始歸讀後詩更爲叫絕飲藥後襆被蒙頭詩隨汗出得無從此霍然乎乞訊醫王嗅其中有寒濕氣否

之五

此序之難作百倍他書以極新之服非奇絕之冠不足稱也詎意大序之奇更出新書上猶恐立論過高

此書不能副耳一度情歌未足云報惟一彈再鼓庶足慰良工苦心客卜日以訂新書又成一小冊再賜佳評但此冊專言女粧恐非莽男兒所能評騭當以嫂夫人爲太總裁道翁如椽之筆僅署紙尾可耳捧腹捧腹

與王鼎中

旅中無物不乏甚至數人共卧一床凉猶可耐暑實難堪不得不假于陳蕃之宅或竹或木幸假其一無謂非徐孺不下也如尊齋偶乏則望轉告于三昆仲

二王我將有過况數之倍焉者乎

復沈蕢園

扇頭詩甚佳脫去穉觴腐習又復天資[illegible]鳴此寒家太白之才非貴族休文之筆也離坼同譜[illegible]曾報命某待詔手藝絕工匪特尊吻游揚同人多有譽之者但賤侍有疾初曾羨膏有如甲胄在身難施按摩絕技容緩數日試之何如

答楊鄂州樞部

老先生行節久淹亚為東裝所苦我輩不能分憂乃

反重其累耶卻不恭而受有愧寧從孟氏之訓謹拜賜矣。

復熊元獻

前作未和後韻復來令人應接不暇以埋頭御舉之人復能辦此非天縱而何異日館閣中當復推熊漢陽第一矣俟先生不死請以弟言券之勉爾致韡自覺郊寒島瘦文如其人非虛語也

與鄭房季

糠粃之導弟不敢辭已爲積薪之第一束矣如此佳

趣。人生苦不多得。凡我同人俱當[illegible]爲之。金谷之罰。鼓軍令尤嚴。勿以旗鼓非人謂[illegible]見之。速命使者彷傳諸公早求賜和。慢令致[illegible]亦任受也。

與徐東來

借來諸書。除某某二集外。皆屬可焚。每見此等詩刻。即爲梨棗冤孽。竟秦始皇真英雄。惜乎不生于今日。竊恭以前可焚之書尚少。此時再出一始皇。其功當百倍秦一世耳。不審鄴架之上置此何爲。豈君家富于醬瓿。留此以待不時之需耶。謹一一歸上。

與李仁熟

身受盤飱飽地主之德者巳數月矣奈何復以覲友累人明日之招萬萬可已乃台命嚴切既不容辭則請以四簋爲約暑天多費徒爲蠅蚋作主人耳座客何辜代任宰割之罪此札幸致元老同悉此情

復程端伯司空

不獨評語搔着癢處使人身變紫薇花不覺滿樹俱動即論閒情偶寄數語亦似按摩家作陳摶大睡能令人死去又能使之活來眞快手也

王安節評：是方外高士氣誼，八作俗議之供

簡汪我生

錫山人來，遺我泉醪一罋，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釀。弟性不飲，敬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眞贋。既與者亦能友所餽寒家，久持不殺之戒，并致司庖，非云獻節，亦匪報瓊，與置無用之地，日損糠粃數升，不若轉奉鄉厨，兩有所禪。且寄劉時，未必不呼李生共隊，其待計文不止此也。一笑一笑。

與陳瓠翁

吳門返棹，急欲過從，苦爲泥濘縮步，兩霽即叩東山

也河豚之命向誌心版甫到即向習師覓之其不能必得者以獃儒讀魯論太熟堅守不時不食之戒稍稍過期即望而却走殊無有持衆忌之物而求售于人者然于此時賞新絲羅新穀者則竟有之豈魯論止戒後時不戒先時耶附及以博一笑

荅同席諸子

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觴綺席聆清歌觀妙舞圍閣中一適也乃弟非周郎彈之顧曲便爾品題優劣鑿然言之弟亦傷於不恕然胸中所見自謂廉內

王安節評：芥子園主人寓意不十分道破，其神在乎令人想出而間得，即此意遠可謂行如其言。

汪舟次評：因物寓言，別有深意。

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肉，非好爲昔人下轉語也。大約即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像於無窮耳。我輩生平著述，不宜僅箋示人，使海內因國門而思名山，亦是此意。但愧能言而不能行，奈何。

柬孫豫公

聞兄即日如楚，不一賜別，豈避渭城之餞耶。彼土產麂，其角頗値賤，歸時肯携百觔爲贈乎。客子未行，先索方物，可笑也。然恐足下返棹時，或携他美物啖我

嗷我疾我也美疢不如惡石幸識斯言

訂友同赴廣陵

八口驅人將有廣陵之役昨晤介弟知足下自新安返棹腰纏不解即擬爲跨鶴之行踽踽與嗟兩情得無相共倘解維之期不甚相遠謹相訂偕行不敢希效李郭之同舟即以蒼蠅附驥尾于舳艫之後亦叨附驥之榮矣

貧無家計 遠公字大器 還這種漢 却也淵明

向隣翁索菊

向人索花干已爲韻事于人則不韻甚矣然不向吾

隨所寄人
無非韻事

翁索花于已爲不韻于吾翁亦非韻事也聞今歲秋菊獨繁主人旦夕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我始敢循例奉丐數本點綴荒籬知白衣送酒時必不能忘舊主人也

劉聲伯評
善作波瀾。
無語不韻

贈陸誕先

客有工琴者偶過荒齋請試其技弟素不善此未嘗習之然索之不得未免彰吾俗態遂詭詞以應而客令童子求假于兄倘兄吝而不發或姑遲之皆有意窘弟也諒兄不忍爲故疾書以告

採芋台詩青人家買負郭田俱得此意

東越聲伯

日暮途窮料無首丘之日欲得數椽小屋老於此邪顧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鄉鄉有暴客之警非喧非寂間幸叱尊伻為覊入留意

與王綏亭大司馬

節前二日東閣延賓衰朽庸儒得厠諸名賢之末榮亦甚矣竊見老先生低徊顧盼似于少年英俊之外別有賞心老驥伏櫪某非其人而收駿骨于既朽之年識焦桐于灰燼之下則老先生實當其任矣捐輯

詩韻一書。偶于座間談及。遂承面諭。業飭人往他友處索之。速朝始歸敝簏。茲與插圖一仝獻上。此項傳摹劉碑文之制。于所創諸式中。頗備淵雅。可懸于方亭之最下一層。懸法與他處稍異。須進小廳面訊之。詩韻無用。一覽即歸為幸。

復陳學山少宰

某為中堂所留。是都門之緣未了。蒙手示云。縉紳先生之勇于下交者。倘不一其人。幸列名見示。以便遍謁。不知則已。知而不往。是有意遁跡以待其先施。某

何德何能而敢驕倨若是哉今早業有式廬者謂曾託少宰公先容某媿不敢當故急于請命

復袁六完太常

咫尺龍光無日不思展覲第恐榮擢以後官愈尊而事愈冗無暇作晉人淸譚故縮步不敢前耳乘未至而慮及嚴寒先以炭資見授較送雪中者更進一籌矣謹效釋子家風念梵語數聲而後拜命之辱

與曹峩眉中翰

無意爲聯而適得口頭二語頌颺明德所謂天籟自

鳴榜之清署以代國門之懸有能易一字者願北面事之一笑

與金長眞太守

初入長安碌碌塵坌者逾月昨暮始理研田首次合夢原韻暨仙老長安松下一詩無論陽春白雪和者原難即下里巴人之曲亦久置不道無怪乎筆墨于鈞而荊棘叢生于紙上也不書扇頭而書拙幅者欲假箋式之新以掩詞章之陋存而不論可也

與孫雪崖使君

別後又增新冗昨暮始覩硯田詩遍已了此刻拜讀新詞矣開卷即覺芬芳襲人欲加拙批愧無薇露盥手扇上新篇久疏奉和兹亦勉爾效顰白雪陽春和原不易矧皆枯寂之韻似覺有心困人者因其難之更難遂致窘而又窘急付祝融爲我藏拙

與葉郡伯

貴治之繁劇甲于海內諸名邦分符得此庶足以展驥足矣聞蓮花幕中尚乏良友遍求文士面夷心惠者頗多求爲可寄心腹者頗難其人是擇交不可不

慎而擇此等之交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某生原籍嘉禾僑居日下其腹珠璣其品金玉敢以進之東閣未審可克一席否

與施匪莪司城

一詩一聯敬踐前諾雖諸冗紛集筆東指僵不敢爲知己惜餘力也先生旗鼓詞壇四十餘載名人斷句多至汗牛何有于續尾之夫爰爰之語而見索如是之力非謬許之甚能若是乎詞荒意贅殊不足存但取其一字不膺移贈他人不得或可免于覆瓿耳負

極不能辨縑素是為可媿然以此等之人此等之詩不書錦軸而題溥蹏亦正可謂人地相宜耳

復柯岸初掌科 一

前惠尊函纍纍數百言憫世婆心躍出紙背方歎服未已昨又得嗣音舞念行客之艱再四慰留設辭風馨驅雅誼不是過也感戢之懷莫能名狀皇都勝槩誰不欲觀貧者苦不能到到則低徊留之不能去皆比比然也漁幸以草莽賤夫混迹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長者車轍充滿衡門館

閣詩筒提干郵置徼倖若此而不欲久留是爲薄福人矣况有鍾情埀注若岸初先生者復何顧慮而必欲嘐嘐言去耶但其不得不去者實有苦衷敢爲知己道之漁無半畝之田而有數十口之家硯田筆耒止靠一人一人徂東則東向以待一人徂西則西向以待今來自北則皆北面而待哺究竟又賤性硜硜恥爲干謁浪遊天下幾二十年未嘗敢盡一人之歡每至一方必先量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餘惠以及妻孥斯無內顧而可久久不則入少出多

倪服回評　讀此語令人心死

勢必沿門告貸務盡主人之歡一盡主人之歡則有尸則留之心則速之使去者矣漁抵都門數閱月竊見縉紳先生之債而食者十居八九是地主之貧猶甚于客閒漁至此誰不適其館而授之餐在故人則盡有綈袍之義在新交亦各治雞黍之歡昨有餽書儀十二金漁往謝而値其不在見有贊券一紙伏于研石之下取而閱之則所典之鏹數適與所餽相符始知貧士上交累人不淺睹此情形而猶戀戀不捨則喜者半而畏者亦半喜則喜其晨夕相隨畏則畏

其後急相告土至爲人所畏而始去則其爲交也不絶自絶此後倘有餘地乎　漁二十年間游秦遊楚遊閩遊豫遊江之東西遊山之左右遊西秦而抵絶塞遊嶺南而至天末皆未敢厭倦于人者遵此道耳仰今
廟堂之上悉多舊交皆當日建牙分符于外而爲　漁之地主者請徧訊其人李子之言不盡誑否生平若是奚肯變節于一朝故南歸之志已决　臺下諸公與合臺同心慰留者尚不一其人　漁未能徧告煩以此札代傳即作餞行之公牘可耳

又附片札

此書乃覆函不煩裁答前賜兩劄俱費抽繹深心[illegible]浣讀之餘不勝為長者歎惜設以草札之工移入封事則于國計民生不知裨益幾許奈何與草野閒夫馳騁筆墨妨致君澤民之大計乎　漁再瀆

李書附錄　　柯聳岸初

前讀佳咏婉切多姿自是元白古風更荷桐箋長幅珍之座右不特茅齋生色兼令叢臘風味倍添佳話奕札示遽欲作刪殊不可解老年翁奇才麗

倪瓜圃評柯亭不甚標榜詩何非洗麦者比

箋結駟所至便應字重國門之金紙倍洛陽之價乃客遊未幾忽動歸思豈胡琴未碎知音尚稀抑京塵十丈素衣易緇老年翁揚扢風雅終在烟霏林藹之間金馬門不以易蓬萊山耶然當入嚴冬風饕雪虐何堪驢背馳驅或俟春和景明侍陶輿而攜謝屐蹋足泰岱之巔尋勝蓮花之箐豈非快事弟雖貧猶可營床頭斗酒佳十日主人也

又與岸初掌科

歸裝束就者三四日矣止以縣價騰湧未獲道行遄

索中堂忽下留客之令代傳德意者則李山少宰葆菴中翰二公也且有預籌薪水勿使久困旅途之溫諭由此觀之漁于都門卒歲十有八九正與慰留之台翰相符欲其止而即止此中殆有天焉可見爲仁仁者婆心一發即現慈航與曾論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聖訓無不立驗而可信者台臺推此一念以爲天下蒼生何難盡歸衽席乎知聆此耗必大喜故急述所聞以告

與李雨商荊州太守

不願生封萬戸侯但願一識韋荆州荆州太守識之不易自昔為然矧以太史公而出乎司馬位列藩侯之上者乎漁雖浙籍生于雉皐是同州而兼桑梓者也聞名雖久仰止甚殷然前此未謀半面必俟其為荆州太守始獲訂交豈彼蒼故欲遲之以實前人此語使獲締交者自知愉快乎得著姓名于客籍喜可知已向在荆南蒙加拂拭擬于別後附一謝函兼呈俚句因鱗鴻少便遂濶畧至今茲値紀公刪讞獄之便敬附一函八句以誌言念之私貴同寅有不及備

候者希比犬馬道意

與張秀升郡司馬

客荊南者兼旬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無虛日者惟台臺一人外此則一見再見以至數見而已不知者皆謂秀升先生官閒署冷故有揖客之暇使居要地亦不過一見再見以至數見而已某曰不然苟無好士之誠則一見歡然再見寂然求為惻然絶然之數見不可得巳官閒而禮下士無補于其閒署冷而親禮示是自益其冷總非今日縉紳所樂為也使秀升先

生活繁理劇處得爲之地其親暱笠翁仍當有倍于此者觀其臨別握手大有惘然之色似乎笠翁之去不應如此蕭然者口雖不語面實呈之可概見矣別後擬踐寄詩之約因紀公祖之行日綴一日是以淹滯及今茲附一律于札尾但抒實情不計其詞之工拙也

與徐寘來

詩筒之惠甚雅但一試即便摧殘脫落者紛紛大有瓦解之勢作者欠工用者太莽當中分其咎矣雖頌

嗚老暫歸乞即命原工修好人能待詩不能待也是
修老適以詩贈弟即倚馬和之笠翁勁敵茲得兩人
不復有寢戈晏甲庤矣

與陳端伯侍郎

先輩與列者不可即別先生十年猶獲于此間一聞
謦欬何異再封萬戶侯乎新刻呈政乞從聲容頤養
二部閱起因台臺向于此中得道乃過來人也諒指
示迷津不遺餘力必不誤小子而兼誤天下後世之
人耳

復徐東來

昨鳴老渡江報貴署葡萄已熟且欲摘以見貽家姬輩涎流至地者一晝夜矣今果見[illegible]之而覺有味以望之既久而後得與卒然相遇[illegible]摸弄[illegible]白髮登科同一致也謝謝

答顧赤方

弟客楚江半載得金甚少得句頗多但苦和者寥寥自鳴孤掌之爲恨耳茲得高軒至止纔近陽春郎聆白雪快何如之正吟閏七夕詩而使者適至先以呈

政新劇較之他刻雖曰竿頭稍進然豈遂如台翰所云乎敬謝不敏

與許子王直指

某受先夫子特拔之知四十年來報恩無地都門獲遇老祖臺重加拂拭可謂幸矣彼時又以未詳家世蒙縣上交對伯魚而不知爲聖人之子竟作通家孔李之稱謂若非以春及堂詩索序驚識姓名則至今猶在夢中先夫子有靈必曰非吾徒也鳴鼓而攻于九天之上則雷誅霆擊其能免乎雖蒙老祖臺汪洋

大度宥以不知其如法何夜捫心終難自恕何夫子詩文從無門人作序之例以序必弁首是加履于冠之上也不得已而應命其惟蹶乎敬草一通呈上乞嚴改而痛削之

復徐靜庵學憲

此君之謁當事雖由我兩人作合乃當事先訊其名而後及之而後進之與昏暮夜光有別也奈何求永乳不得而且爲氷炭頃接前後二輸三復之而不得其解豈在穆公之側者非但無子思其人而汲有臧

倉其人乎他詞可以弗辨但謂此君表裏如一此爲怒罵于嘻笑以褒作貶者也此君貌癡可駭其中未必盡然即使中無所有豈一見再見所能决乎以鄙衷測之當事非他乃今日之孔子此君非他亦今日之澹臺滅明也軀貌爲祟偶爾失之是固無損于當事知人之明亦不足累此君乎昔之譽但爲曹丘生者當先置一言于當事耳中謂此君難以貌取則先破疑團而邈言不得入矣晤當事及此君不妨述此解嘲或能變怒爲喜

與方紹村侍御

閱詩評文良非易事看得出批得當即具隻眼作者處不特塗鉛抹黛倫混淹以蛾眉代掩世人耳目已也拙著中許詞頗多某某最服膺老父臺之千金一字蓋以驪頷于點睛不必盡是真龍亦式微佯飛去來可知也况復古雅遒勁真不媿當代詞宗茲又進窺詞管見一冊此冊列于詞刻之首開卷即睹尊名與作玄晏無異也

與王允大驛憲

百辭清沖
語深微人
自然古致
俱佳

某自燕京歸後止能一覲龍光後此則台駕遠巡追隨無地近復綸音早下榮擢上江某亦東裝歸里是飛者適高潛者愈下九天九淵判乎此矣前出都時蒙北山先生面諭云別後致書皆附入家孟吉報中乘寄茲以一函奉託此出令弟先生之命非敢以道書郵唐突長者石頭城故事其能免乎

與丁飛濤儀部

以片刻聚談償十年契濶欲語私衷掛一漏萬徒增別後之怦怦耳猶幸各有新篇交相印可以筆代舌

無異同堂較之坐以竟日止勾寒暄者猶覺彼遜于此也蒙貺詩詞二刻未行之先應酬紛紛無暇賞其纔入肺腑仰以二物作乾餱覺比麟脯熊蹯尤耐咀嚼詩無逆入習氣更無唐人習氣真可獨有千古矣止湊纂一時詞則隷使蘇秦奴鞭辛柳自成一家而又能合衆美以成一家弟自選詞以來未有慶得其人如今日者詩餘爲塡詞實自之先聲將來必有院本詞場突出一飛將洲上翁之片幟將爲大力者攫之而走矣一詞一詩均道此意乞批例示教以便災

梨。

與何省齋太史

此等世界閉戶無權出門多阻惟有日叩子雲之居問字談玄可以永日又無奈炎威逼人襱襪不得止可與褚國公中書君作緣而已詠史詩擬作百首今先得什一乞為刪削前憂亂四首針砭極當已經改竄并易其題此後凡遇拙稿悉如前藥石之幸甚幸甚。

與徐電發

毛穉黃評
從詩引入入股

以十年欲見之一人一旦入禰衡營中試動懷刺之想
騰其面在他人視之則云入幕之賓在弟視之而往
覺其英武逼人假有提刀之名而非世俗者先刻驚
然遂成千古不散之是會合幸哉幸哉蕭舟日把斧篇
與村村業村二帙更翻快讀竟不知爲路幾何而日
幾何而已忽抵金陵矣弟詢選不久告成宗伯
全稿託吾兄授梓何不惠弟一冊以備選見人識箴
面以緣秘篋中恐非所以報知己也吾鄉寇警漸驚
此地妖氛轉熾弟欲歸依劉表未審貴東翁及在上

倪服閒中可消[illegible]讀新詩

諸同當路肯復援一塵而為嘘否

與劉使君

天涯知己得邂逅于無心又一睹即蒙拂拭生平幸事未有過于此者昨晉謁快談可補前日寵招未赴之不遂原約今早來即已經出戶而淒風苦雨迎面吹來有莫可遏攔之勢只得暫退以俟稍晴坐肩輿訪之詩亦見題于右尤展亦詩題之絕奇者容稍間賦之弟從前拙刻草藏[illegible]近以購紙無錢多束諸高閣前未即焚[illegible]者想亦半之惟[illegible]偶

寄一種其新人耳目較他刻爲尤甚昨經面訊答云未見今特自他友處索來請自第六卷聲容部閒起可破旅次中十日岑寂其一卷至五卷則詞論填詞一道猶爲可緩俟終篇後補閱何如

復周東軒

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其鋒穎立見老年臺隱于蓮花幕中足跡不出戶外姓名莫使人知可謂善廋其蹤者矣然前讀扇頭一作便知提刀入箕莫難非尋常代斲者比茲捧來翰兼讀和章自信從前射覆

之不謬然遲至今日始露姓名虛五十餘日把臂之緣同調相逢百歲中寧有幾日蹉跎若是其何以遣弟又不能不爲老祖翁咎也先此謝教兩止之刻節趣謁之期率復不盡

與余澹心

驚裝巷之擾鷄黍白花巷之飽脫粟事在目前情同隔世以歲月不多而世事人情之變不能更僕數也別來道履亨嘉未能悉聆其況然以高臥一室之幽閒較之托鉢四方之勞瘁則相去何啻仙凡有不俟

[illegible]

起居而知其無恙者矣。弟自喬王二姬先後化爲異物。顧影淒涼。老淚盈把。生趣日削。一日近又四方多故。煢煢孱騁。嘯儀之口半百。仰屋之嗟一人。不知作何究竟。惟有援國事以喻家事。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與孫宇台

弟向在湖上時。益友二三子。吾宇台首屈一指。自弟播遷以後。宇台亦爲東西南北之人。不通問問者。遂至十有餘載。重生計而薄交情。客經營而疎問難。究竟送窮不去。徒使鄙吝日增。良可慚也。邇因各歸故

鄉萍蹤復聚頭顱雖白興致尙豪兩人互相稱慶矣傾蓋即別若七月七日之牛女雖有相見之名卒少歡娛之實反不若終年契濶不生他想之爲愈也弟十年之內著述頗繁四海同人非序即評皆有華袞之錫獨生平最愛之字台莊無隻字缺陷世界未有過于此者茲作一詩奉寄兼以新刻附覽擇其可評者評之書雖刻成梓人慣作女媧氏文字之天猶可補也

復朱其恭

張壹陽評
笠翁文章
姥娘處人
到不得

屢蒙加椽爲拙稿文其固陋辱此榮彼情何以堪謝謝拙刻之携來者送盡無遺未來者印而未至故無以報命惟以新劇二種奉太夫人展閱以助承歡可代足下數十次斑斕之舞至索聯不與非敢吝也知放榜後必來補贈未晚此時下筆恐落措大家風與新貴人不侔耳

與諸暨明府劉夢錫

台旌榮發之後弟即鼓棹吳門謬謂時事多類滯任之期尚緩正可由虎阜盤桓追隨入浙聆玉屑而和

陽春樂事正未有艾也詎料弟止金閶之日即觴過平望之時後塵非遠追之莫及惟對張詩老歎悔來遲而已恭聞入境之初大亂雖平四野餘氛猶未盡熄老父臺以文臣而親武事剷平反側招撫流亡變危疆而成樂土錯節盤根利器因之而見誠盛事也弟滯三吳不久即詣杭城爲撫軍視壽晤許無功何異乎兩公祖相視莫逆遂作山陰道上之遊今止越城旬日矣擬過諸曁一耳琴聲但恐安邑有猪肝之累心欲去而足不前然知老父臺厚待故人不必定

浚儀陽評
文中有典

為不貲之惠僧蒙念其寠窮而復憫其勞頓則締造之助不妨遺盛使須來如遺僧丟之念仲尼無爾自析其實為季孫備子之加惠蓋轉亦不必定使求前也弟何人斯敢以聖賢自喻藏以老父當之僻才游士辭不出古人下耳

與陳茨升封翁

華誕伊邇瀕即日返金陵不獲與于稱觴之列謹先一月奉覩今科一榜三賢皆謝庭玉樹真佳事之僅見者瀕彼時抱病在床未及趨墀道喜今總以一聯

李笠陽評　齊何容錚

括之人情纔半張釀儒常態也至以半張紙了無限人情則亦釀態之僅見者以僅賀僅無乃相當耳博一笑

與韓子遂

顧梁老題像一詞題難而韻更難非驍才不敢下筆大作三首幅幅擅場具似兼人大力弟等燈勉和一闋殊覺難工少且不勝何況于多益服韓淮陰用兵之善也昨顧梁老以人贈蔬菓見貽弟以一詩代柬并錄請笑大約弟之詩文雜著皆屬笑資以後向坊

入購書但有展閱數行而頭不去者即爲庸賈本作
梁老向弟云邇來多憂抱非借讀書一種難消此數卷。
不覺沉鬱頗購閱弟問何書答曰皆時下省刻遊記也。
弟問何處購來。答曰窮途書肆賈山錢不過百青蚨
借讀耳即此可証弟言不謬。書肆若來去。何不援梁
老之例借來一觀作三日夜布袋和尚乎今日往歸
安香處子欲言而不便出口者。幸以求人之言代
之。

與梁冶湄明府

前函已達左右。今日始得報音。知念弟甚切、弟未接
到。諸兒女竊啓私窺。先已歌功頌德。弟甚後焉者也
家論弟不在家。舍間有事奉懇。不妨以子代父。此倆
個寶父之至意也。但蠢牙稚子。從未見人。則在長者
之前。尚能吐一字乎。已作家報示之。如有所云。當備
敝友某率之而來。以父執之口、代告猶父。或與面談
無異耳。弟日來詩文愈繁。卯老父臺機務鞅掌、不敢
以無益之書。擲有用之日。祇以賦四篇求政。或謂求
冗官閱詩文。猶對聾人談聲。說者自說。其如聽者之

不聽何弟謂此語誠然但非所論于洽淵先生耳先生以文字爲性命饑渴以之淵上諸文人凡挍詩詞就教者未聞高閣一字厚所薄而薄所厚有是理乎故不遠數百里郵致焉古文詞之最易倦人者莫過于賦惟拙稿不然以其意淺而詞近耳試翻一二葉即知其餘矣

與于勝斯鄰司馬

不知駕臨失于趨候明日之招義不敢辭但求假以清談勿呼梨園奏曲使麈尾不得上手富貴人見招

大都不免此厄老祖臺有習人風味愛客當不出此若另有別客則不敢擅主其議未必他心似我心也

又

前詩去後昨因坐雨無聊又作二首仍用前韻邑人下里之曲不止人和者多自和亦不少矣并祈笑政

與顧梁汾典籍

蔬菜分甘大飫枵腹隨賦一詩鳴謝曾爲嚬飾否題像詞不以原韻賜覩而遽爾索和想慮見陽春則擱筆不若聽下里巴人向暗中摸索乎此亦體貼庸才

之至意也茲妄擷一闋呈政東家[illegible][illegible]效顰頗借面于一觀不識心在腹中當從何處[illegible][illegible]必有異乎人者謹拭目以待

又

狗尾不足仍以狗續宴集詩又作一首仍用前韻此坐有輿中所作擬即謄送因一友坐鶴中久談不去故至今始脫腹稿詩經越宿而後出未免有餿飯氣觀者作惡不止噴飯已也

與孫宇台毛稚黃二好友

弟自春孟移家至杭即染沉痾三愈三反死而復活者數四再不料看菊持螯之日尚有一笠翁在人間世也茲幸小愈饑驅至苕川幸地主稍覔能以佳茗醇醪藥我不致遽死然此不過藥中佐使耳非恃以爲君之藥王也藥王維何管城子楮先生即墨侯三人而已日來所作詩文雜著竟盈數大帙坊人苦索鬮弟一家言之初集大噪海內真是瓦缶雷鳴四方人士詢二集曾出否者日有數輩急欲梓之以已衆渴故弟欲以病中病後之言合前已刻而未竟者共

成一書醜不自藏而數現于外賞鑒且背施之寬然
非盡倚門獻笑者之罪矣但不經公輸之手雖人離
婁之目弟所恃爲郢人者字兒及稚兒兩人而已茲
特專力送上乞爲痛剷嚴斧勿顧木之能堪與否弟
非齊宣郎斵而小之必不怒也前賜佳評俱已登之
版上非久即以紙墨從事矣

復佟梅岑

老年臺鶩才絕艷逈別時流傑作數篇允是一詞莫
贊然蒙面諭嚴切又復手諭諄諄是以國士遇我爲

敢不以國士報之只得向西子而上強索瘢痕究竟捧心之疾較無疾之容更美僭易數字得無反類東家顰乎奉擾看花原訂賦詩以謝令補上聞昔巴人下里之曲和者盈千吾郢珠玉琳瑯皆不求自至矣

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

問天下人之貧有貧于湖上笠翁者乎人皆曰有天下貧士之多浮于恒河沙數皆苦于乏恒產鮮營業且四方無知識有亦不多寒乏綈袍之贈饑無索米之家此其所以貧也予有筆勝鎡基硯同負郭賣文

毛稚黃評
賣賦金
首相如以
後如殺者
原少但相
如寡槃而

已足餬口矣所至輙有逢迎僕貧之名何爲謂予知其一莫知其他士之貧者多夢于食口之錢然少不過三五人七八人多則十八二十人而止亦有至三四十口者乎即日有之十口之中坐食者七八必有一二生財者雖曰不多日進分文亦可稍資鹽米是開門七件之中已去其一二事矣僕無八口應有之田而張口受飡者五倍其數即有可賣之文然今日買文之家有能奉金百斤以買長門一賦如陳皇后之于司馬相如者乎子必曰無之然則賣文之錢亦可

賞賚不貲自以不肖耕倚欲終年老胡爲之不誠時不能比不爲耳

指屈而數計矣以四十口而仰食于一身是以一桑之葉飼百筐之蠶日生夜長其何能給牛山之伐不若是其酷矣至于海內知交雖不敢謂何人不識然亦不可以知我者希四字冤天下譽我之人二十年來負笈四方三分天下幾遍其二所到之處適館授餐者原有其人無如多入之家亦復多出水之有納無洩惟海爲然江河皆不能及僕無溝澮之納而有江河之洩無怪乎今日之富無補于明日之貧矣親戚朋友憐之者固多鄙而笑之者亦復不少皆怪予

不識艱難肆意揮霍有昔日之豪舉宜乎有今日之落魄而不知昔日之豪舉非自爲之人爲之也食皆友推之食衣亦人解之衣即歌姬數人並非錢買皆出知己所贈良友之贈姬妾與解衣推食等耳譬之須賈以袍贈范雎五侯以鯖賜婁護雖不曰衣食而以之售財作家有是理乎乃今則皆死矣死可也貧則不可凡此皆僕致貧之由從前妄之若素而今條舉纔述以告人者以昔處貧賤今則貧賤而加之患難矣僕少艱嗣續老忽宜男只據現在計之子五

女三合而為八後此之添累與否尚未可知古云盜不入多女之家知其費多而財竭耳僕本浙人雖家于金陵非土著也首丘之念蓄之已久矧祖宗壠墓在焉自乙卯歲兩兒泮遊于浙遂決策移家客歲蒙浙中當道協力維持獲遂買山之願乃自夏至冬不及一載卜居之後繼以土木土木未竟繼以婚娶婚娶甫畢即事遷移遷非數里之遙而出自門至武林千有餘里四十口之家非一舟一車可載況任金陵二十載逋累滿身在則可緩去則不容不償故

臨行所貴金錢什伯千舟車之數無論金陵別業爲之他人卽生平著述之梨棗與所服之衣屨妻兒女頭上之簪耳邊之珥凡值數錢一錙者皆攜去以之代子錢始能挈家而出可憐彼一時也只顧償債使盡艱窮之內以致此一時也聽其露肘並無可提之襟然俗諺有云留得山在不患無薪使身到武陵之日猶能日操寸管遊于大人之門雖不獲仍前醉飽尚能苟免無饑孰意抵杭數日卽臥病不起一人不起衆命皆懸仲春至季秋凡八閱月死而生生而復死

者不知凡幾口授兒輩使作書與輦下故人爲求訣之詞者幾數十百函及今猶在必不料至此時此日猶在人間作三上相書之韓愈也今軀殼尚存血肉何在雖有數椽之屋修葺未終遽聞釋手日在風雨之下夜居盜賊之間寐無堪宿之床坐乏可憑之几甚至稅釜以炊借椀而食嗟乎傷哉李子之窮遂至此乎

輦轂之下儘有貴交嘗今之世若望一人一手拯此艱危此必不得之數也眾擎易舉但求一二有心人

順風一呼。各助以力。則湖上笠翁尚不即死。俾從前已著之書。盡出壽梨。仍爲己有。其已脫稿而梓之未竟與未成書而腹稿尚存者。乘其有手。急使編摩。則尚有一二種可圖之書。新入耳目。否則此書一面。竟爲笠翁之絕筆矣。昔太史公以宮刑可免。欲贖無貲。因作貨殖一傳以寄慨。僕思宮刑不贖。猶能活在世間。十指如鎚。不與寸肉同腐。使僕當此際而無人市援。則罪同大辟。豈止宮刑而已哉。雖曰子長何人。子非其比。然才無大小。可憐則一。使毫無足惜。則諸公

以前之拂拭謂何嗟乎死後憐才常有生不同時之恨生前抱璞反有見異不救之人書去之後惟日向長跽飲泣而已

與蘭陶莽鄰可逵

天涯知己偶聚一方幸矣乃長房縮之以地而雨師風伯不肯假之以天則奈何弟向有一聯云窮愁易忘須臾事風雨能遙咫尺人晴明讀此詩不覺其好乃今則自賞爲佳矣二兄錫我多篇勾許時快讀卽再兩三日無妨也

與于滕斯公祖

匹婦云亡何異草木之腐凡民猶不屑也况辱長者車乎文在使節初旋俸錢傾盡之後稱貸助喪以益廉吏之苦無論生者欠寧即九原之下能安心享此隆奠乎便羽稱謝未盡我私貫役之横前以台分不敢投鼠乃今事過憤消亦可置之罔聞矣不念舊惡一語願與老祖臺共之

與顧且菴侍御

兩年以來高軒式廬者奚止數四昭烈之顧南陽不

遠是矣。無奈促膝緣慳。十來九左。向勸數行道艱業。蒙長者垂諒。恕以無辜矣。乃今匹婦云亡。又辱車騎賜唁。凡喪家開靈以後。即齊民來弔。亦無受拜之禮。朔衣綉裳。乘驄之上客乎。接見于停棺之所。似乎有意簡尊。別有茅舍數椽。昇其側陋。又爲路曲而迂。苦雨兼旬。污泥盈尺。客之至者。常有履限泥中。拔之不起。大悔失容而去者。老先生何人。而敢以此辱辱之乎。辭以不任候。旋旋往謝。敬也。非慢也。豈敢蹈踰垣鑿坏之故轍。故避顯者以鳴高。亦非效林和靖之故態。

以好客臨門鬢縮頭之句貽譏當世也昨趨候不值又類啟亡故勒此以代面告

與丁泰巖方伯

老先生榮蒞名藩身膺重寄非惟保障江南抑且屏翰西圉撫軍一席旦暮俟之慕鶴鳴先生業有成式于前矣瀛也向在都門謬承刮目今居武林與姑蘇一衣帶水祗于今歲新正攜家而過敬投一刺而後不敢再瀆起居即舟過吳門亦揚帆徑度若不知中途有一故人者以老先生門清似水令肅于霜布衣

謁顯者雖自我無干瀆其誰信之此種愚忱或蒙見諒然竟漠然于度外又似過于矯情謹效遽伯玉之于孔子使人代己略致愚誠若問夫子何爲則近狀可憂縷詞難述非寡過未能四字能槪其行藏者也

再寄丁泰巖方伯

士重知己甚于感恩以恩出乎外而知由乎中也客冬遣力馳候人旋啓牘拜賜之外復蒙惠詩拜賜即是感恩當無衣無褐之時得故人賜金以卒歲惠誠渥矣迨三復瑤篇之後益深知己之感又覺贈言爲

重而金帛之賜爲稍輕矣人謂千里貽詩乃故人賜答之常事何以遂名知已又何以重于感恩漁謂此詩不同諧詠一舉而三可感者備焉財賦莫重于江南政繁事劇亦莫甚于江南之方伯地爲何如官是何官又當歲暮冗極之時而能作詩柔翰以錫貧交乎此其可感者一我若先以詩征則有唱必和爲贈答之常而我實未之先也且當今寒賤之士羔鴈其詩以謁貴人者不知凡幾曾有片言下答爲唱予和汝之事乎此其可感者二薦紳先生贈客之詩萬半

出于提刀入手乃先生寄我之詩則自首及尾皆叙十年以來下交實事無論詩難代作即其中情事亦非人所能知當日識荆之始在李書雲掌科席中及今十餘年矣貴人多忘事其誰復能記憶之而先生之起句云曾憶京華對綺筵韶光荏苒幾經年記此不忘情之眞切已見一斑矣先生之遊宦江左不自方伯始也爲臬憲時一抵金陵即訊笠翁何在時予托鉢四方終此一任未嘗謀面及遷方伯滬過吳門投刺而先生適有按部之行各求一晤不可得也直

至歲杪始逾尺一其頷聯云衣參遊屐偏增久歲笑
音書只恨待此豈八寸三分之帽乎至後半幅云譚
笑近應推白社才名適可繼青蓮好尋推案樽盈酒
何事憂貧意惆悵愛之德之不遺餘力追觀隱淹妙
墨蓋信為真本蘭亭此其可感者二豈非當今仕宦
絕無僅有之事哉無才者不能爲有才者不屑爲即
有才而暇亦不肯爲唐人詩云貴人昔未貴咸願顧
寒微及至登樞要何曾問布衣間且不屑何有于詩
先生誠古人哉士重知己甚于感恩此之謂也不敢

虛負台心故再附一函以謝

與張壺陽觀察

昨遊暢甚老龍臺返客爲主天亦返陰爲晴有此人事即應有此天公皆做巧子命題而工于索詩者不有佳作何俾雅懷家太白嘗言之矣僕詩不能佳但能以磁吸鐵引其佳者乞以江郎夢中筆和之

與徐冶公二札

當世才人有如星宿文字之富家擬石崇若止論傳奇一道則冶公與弟二人之外不能再屈第三指矣

同調之難若此則我兩人之相愛相憐當有什伯下恒情者奈何室邇人遐弟爲饑驅而走門方吾兄又爲智遠才高每爲達人顯者秘之幃幄金陵把臂以後祇于前歲之夏一晤于大人先生之席中次年復至則求風動帳開再晤提刀入而不得矣人生幾何堪此遼隔千秋大業得共商于何日哉邇聞駕旋錦里鱗翮至便豈得以一江隔之是以敬附八行寫我契濶

其二

十年不得故人書一旦飛來天上雨金雨粟之許不是過矣再讀香草吟妙劇鈞天之音又復隨風而下愉快之極不免大費巨羅弁言之委不敢方命已大撮佛頭矣但此劇命名之第三字猶未盡善蓋吟草集三字皆邇來詩刻之通稱他日懸之國門人皆謬認爲詩草今人喜讀閒書購新劇者十人而九名人詩集問者寥寥此段姻緣始于香草亭上不若竟易亭字與拜月牡丹鼎足而峙誰曰不宜尊兩未到之先曾勒數行寄候未見齒及豈聽沉者自沉耶

與古燈和尚

冗驅出戶竟日方歸聞法雋遠臨面壁良久而後去主人之罪浮于地獄中人矣及讀佳詩不勝嘆服有韻士家風無禪和子氣習讀其詩而知其人蓋逃乎墨而仍不失爲儒者也奉答四首因不能佳故以參爲貴耳急欲趨叩因與人同病往返二十里之遙又苦泥濘非鷄皮老翁能以安步當車者也容稍晴之日負荊而往

笠翁文集卷之三　終